

梦中缘

清李修行 编

中国计量出版社

梦中缘

清李修行 1

出版社：中国计量出版社

书号：ISBN 7-5026-2029-7

版权所有：北京焯子工作室

类别：言情

小说

出版时间：2004-11-24

字数：26万

内容提要

清代小说十五回首后学莲溪氏序称此书为李修行撰

李修行字子乾山东信阳人幼颖异八岁能文弱冠以第

一人入泮优等食饩康熙甲午1714 举于乡乙未 17

15 联捷成进士循例教习留都门者三载公课之余与

同年诸名士分韵联诗其倡和诸作与四书文稿葩经

集义家训十则与梦中缘小说藏于家信阳县志

有传梦中缘是他晚年之作生前并未板行光绪十一年

1885 付梓

小说名为梦中缘系指主人公才子吴瑞生之父梦见一

老者赐诗一首谓瑞生姻缘寓于诗中诗云仙子生南国

梅花女是亲三明共两暗俱属五行瑞生遵父命南游

邂逅堆琼翠娟蓝英素烟四美进士及第之后又得舜华

三妻二妾得遂梦中之缘小说以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严嵩乱

政为背景五女中四位均遭流离磨难历经曲折始得团圆

莲溪氏称誉此书写才子写佳人写缙绅孤介以及瑞生一

世之离合悲欢直觉优孟复出亦不能装点得如此生动也实

乃溢美之词惟写阻隔才子佳人使他们离散的非某个奸险小

人而是当时的险恶的政治和不安定的社会秩序因此蕴含了

较多的社会内容

现存清光绪十一年崇德堂刻本及三义堂有益堂刻本等

俞文

叙

呜呼凡书之传与不传人也岂非天哉是书之著出自无棣子乾李先生手先生以名进士出身教授里中晚年胸有积愤乃怨随笔出遂成是书其拒恶剔奸不免辞伤太烈然藉奸慝以抒悲愤有不极之此而不快者故立作者不觉其激而读者亦谓必如是而后心乃平尔至其写才子写佳人写缙绅孤介以及瑞生一世之离合悲欢直觉优孟复出而不能妆点得如此生动也况乎议论之奇辟吟哦之清新披读一过尤有饘遗无穷者乎则是书之传也必矣乃以丰治之间流寇作乱原本半伤残缺旁搜数家乃成完璧毋亦冥冥之中有为之呵护者故曰天也是为序
光绪十一年秋月后学莲溪氏书于种蕉轩

第一回 得奇梦遣子游南国
重诗才开馆请西宾

莫道姻缘无定数梦里姻缘也是天成就任教南
北如飘絮风流到底他消受才子名声盈宇宙一吐
惊人谁不生钦慕怀奇到处皆能售投机岂在亲合故
蝶恋花

话说明朝正德年间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有一人姓吴名珏
字双玉别号瑰庵原是个拔贡出身做了两任教职就不爱做
官告了老退家闲居夫人刘氏生二子长子叫做潘美也
是个在学诸生娶妻宋氏因上年赵疯子作乱潘美被贼伤害
宋氏亦掳去无踪次子叫做麟美取字瑞生这瑞生生的美如
冠玉才气凌云真个胸罗二酉学富五车不论时文古文
长篇短篇诗词歌赋一题到手皆可倚马立就他父亲因他
有这等才情十分钟爱要择位才貌兼全的女子配他所以瑞
生年近二九虽游洋生香未曾与他纳室这也不在话下单
说吴瑰庵为人孤介清高酷好静雅不乐与俗人交接只有
他邻居一位高士叫做山鹤野人最称莫逆瑰庵就在自己宅
后起了一所园林十分清幽作了一篇长短古风单道他园林
好处与他生平的志趣

诗曰

小小园疏树近有竹阴旁有花砌几有琴
架有史琴以怡情史以广记榻常悬门常闭闷
则闲行困则盹睡不较非不争是荣不关心辱
不介意俯不忤仰不愧睥睨乾坤浮云富贵酒
不辞肉不忌命则凭天性则由自也不衫也不 5
履海外闲鹤山中野雉朝如是夕如是悠哉游
哉别有天地

他这园中正中结一茅屋屋前开一鱼池一日瑰庵坐
在池边观玩多时不觉困倦上来朦朦陇陇见一位苍颜白发
宽袍大袖的老者一步一步走入园中瑰庵一时想不出是哪个
只得慌忙离座迎入斋中行了礼分宾主坐定瑰庵开言问
道老夫不知何处识荆一时忘记敢问高名贵姓今辱临
敝园有何见教那老者道在下原无姓名今造贵园不
为别事专为令郎提一亲事瑰庵道多承美意但不
知所提亲事还是哪家那老者道我有一小帖就是令郎
的岳丈说着话即从袖中取出一个红封小帖递与吴瑰庵
道令郎一生佳遇这个帖儿内注的明白千万留心吴
瑰庵接帖在手才待拆看那老者一把扯住大喝道且不

要拆跟我往江西去发配走一遭吴瑰庵抬头一看呀却不是那个老者乃是一个三头六臂青脸红发的鬼怪瑰庵吃了一惊往后一跌失声叫道不好有鬼有鬼忽然惊觉乃是南柯一梦定一定神看了看手中果然拿着一帖瑰庵大以为奇忙转入斋中将帖拆开一看那帖上有四句言语道

仙子生南国梅花女是亲
三明共两暗俱属五行人

吴瑰庵得帖子上言语念了又念思了又思终不解其中意味忙把帖收入袖中转到家里对夫人道我适在园中观看池鱼忽然困倦恍恍惚惚做了一梦甚是奇怪夫人问道相公做的梦怎样奇怪瑰庵遂将梦中所见的老者与那老者提亲之言赐帖之事及醒来果有一帖从头述了一遍夫人听了道此梦果是奇怪那帖子上是甚么言语 6
吴瑰庵又把那帖子上言语念了一遍与夫人听夫人道这般言语怎么样讲解瑰庵道起初我也解将不来如今仔细看来他说仙子生南国这是孩儿的姻事在南方无疑了又说梅花女是亲料想有女名梅花者即孩儿之佳偶也独三明共两暗这一句含糊不能强解未句俱属五行人盖言人生婚姻皆是五行注定不可强求也不可推却但他后来大喝一声要我跟他往江西走一遭去却不知是甚么缘故夫人听了道后段话且不必论今据帖子上言语我孩儿婚事是有准的了况你平日有志要择一个才貌兼全的女子配他我想北方那有这等女子今幸上天指引何不趁此机会令他往南方一游去就这段姻缘吴瑰庵道我来与你商量就是这个主意但他年纪还轻不甚练达老成若把这个原故明白说与他知道未免分他读书之志且到外边沾惹风波亦甚可虞夫人道若着他去这个原故自然不可明告他只教他在外寻师访友以游学为名既是天配的姻缘到那里自然不期而遇吴瑰庵道夫人所言甚是有理我就依此而行到了次日令人去书房唤吴瑞生来教他道孩儿你爹爹曾闻瑶华不琢则耀夜之影不发丹锸不淬则纯钩之劲不就故气质须观摩而成德业赖师友而进昔太史公南游嵩华北游崆峒遍历天下归而学问大进你今咄咄书斋独守一经孤陋寡闻学问何由进益常闻南方山明水秀实为人才之薮我的意思令你至彼一游倘到那边得遇名人指教受他的切磋琢磨长你的文章学业他日功名有成也不枉我期望你一番吴瑞生道父亲此言固是爱子之心但念爹娘年老举动需人孩儿远离膝下游学外方晨昏之间谁人定省儿虽不肖如何放的心下今日之事教孩儿实难从命吴瑰庵道你为人子的自是这般话说 7
但我为父亲的只以远大期你你若不能大成就朝夕在我左右算不的是养亲之志况我与你母亲年纪尚未十分衰残且家计颇饶也不缺我日用这都用不着你挂心我为父的立意

已定断断不可违我吴瑞生还待推辞他母亲在旁劝道
我儿你岂不闻为人子的以从命为孝乎你爹爹既命你出去
不过教你寻师取友望你长进有甚难为处你若左推右却
调便是逆亲之志了只这一句话说的吴瑞生不敢言语始
应承道谨遵爹爹之严命吴瑰庵遂叫人拿过历书一看
说道今日九月初三初六日是个黄道吉日最利起行你
且去收拾琴剑书箱与随身的行李安排完备好到临期起程
闲话少叙到了初六日吴瑞生未明起来将盘费行囊打
点停当用了早饭他父母唤了两个小厮一个叫做书童一
个叫做琴童随行服侍吴瑞生拜别已毕他父母俱送至大门
这一去虽然不比死别但父子之间也未免各带几分酸楚
只是不好掉下泪来正是

丈夫虽有泪不洒别离间

且不题他父母在家专望儿子的好音单说吴瑞生俟他父母
回宅自己乘了马着琴童挑了琴剑书童挑了书箱由大路
往南而行行了数里吴瑞生在马上想道今日爹爹命我游
学南方我想南方胜地惟有两浙称最何不先到杭州观西湖
胜概也不枉我出游一遭拿定主意遂问了浙江路程在
路上风餐露宿夜住晓行十余日到了吴兴这吴兴就临大
江上了船乘着顺风不消一月早到杭州地界主仆下了
船又行了数日才来到城中吴瑞生四下一望果然好个繁
华去处有柳耆卿望海潮一词为证词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
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 8

天堑无涯户盈罗绮市列珠玑竞豪奢重湖叠巘
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
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主仆三人寻了一个大店暂把行李歇下次日起来吴瑞
生分付琴童书童道此处冲要人烟辏集不可久住你
两人出去与我另寻一处寓所好攻习史书只要幽静清雅方好
琴童书童领命而去穿街过巷也到了十余个寓所俱看
不中意转弯抹角忽到一处与别处风景大不相同二人看
罢多时说道此处料中我家相公之意不用再往别处去寻
了访问邻近居人方知是天坛二人遂看了一个极清雅的
庵观请出主持观主来通了名姓乡贯将吴瑞生假寓读书的
话说了那观主慨然应允他两个转回旧寓回了吴瑞生话
遂即打发了店钱搬了行李一直往天坛而来到了天坛吴
瑞生一望果然清幽但见

局面宽阔地势高阜松竹掩映殿阁参差东
望浙江潮气遥侵湿苔径南望雷峰日色返照映玻
璃西望苏堤长虹一溜青蛇走北望龙井寒光数
道碧云飞真有蓬瀛仙岛之风绝无市井尘嚣之气
吴瑞生看了喜之不胜遂拜了观主观主献茶毕又领

着吴瑞生拣择下榻之处吴瑞生见三清殿西有草堂一座三面俱是花墙墙外有蓑竹披拂墙内摆着几盆花草入堂一看匾额上题着鹤来轩三字甚是幽雅吴瑞生看的中意就在此处安下行李静时温习经史闷时与观主清谈闲时出门游玩山水

住了月余遂缔结了城中两个名士一位姓郑名潜字汉源一位姓赵名庄字肃斋都是钱塘县稟膳秀士二人俱拜在金御史门下认为课师这金御史就是杭州府人讳星字北斗由进士出身历任做到都察院右佥都正德四年为刘瑾专权金御史把他参了一本触怒了邪党遂为群下所挤不容在朝因此休秩回籍夫人黄氏乃江西尚书之女生一子一女子名金昉年方一十五岁女名翠娟年方一十六岁金日方为士林之秀还未娶妻翠娟为闺门之英亦未受聘金御史夫妇二人甚是爱惜这金御史因休秩家居凡事小心闭门谢客全不与外人往来只有赵郑二生是他课徒又极相契或金御史请来相叙或二人自往拜谒诗酒之外绝不言及国家时事一日赵郑二生投见金御史请至书房作了揖坐定金御史道二位贤契许久不见老夫甚觉渴想赵郑二生道连日为俗冗所羁未得候问老师违教多矣有罪有罪金御史道多日不曾领教二位近来有甚佳作肯赐与老夫一览否赵郑二生道今日门生此来一则问候老师二则求老师出几个诗题待门生拿去做完然后送与老师评阅金御史道此时已有个现成题目了昨舍下有人从京师来说圣上筵宴百官赐了一个诗题限定首尾着众官立刻献诗可笑合朝文武俱做将不来可谓当场出丑贤契既要作诗何不将圣上出的那个题目做一做赵郑二生听了道如此甚好请求题目一看金御史遂令书司将诗题拿来二人展看看时见题是闺忆首字限的是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韵限的是溪西鸡齐啼二人看完说道此题委是难做怪不得在朝众老先生搁笔门生既承老师之命少不得也要勉强献丑说罢各把诗题誊了吃了几盏茶遂别了金御史出门走了几步赵肃斋道郑兄你道此题之难难在何处郑汉源道只这风片二字便是此题之难处风乃实字片乃虚字以虚对实如何凑的工巧 10

赵肃斋道吾以此题棘手处就在这两个字上昨日咱结拜的吴兄他自夸诗才无有敌手却未尝见他题咏到明日何不把这个题目带去也求他做一首郑汉源道吾兄所见甚妙到明日不可空去访他待我安排一付盒酒携到那里先和他痛饮一番有才的人酒兴既动诗兴自动然后拿出题来做诗省得到临时大家推三阻四赵肃斋道如此愈觉有趣二人说着话天色已晚各人分路归家到了次日郑汉源安排一个盒酒着小厮担了随邀着赵肃斋一同到了吴瑞生寓处吴瑞生迎着道二位狠心连日不到敝寓教小弟生生盼死生生闷死赵郑二人道这

几日因有俗事累身未得过访幸今日稍得清闲俺二人具了一付盒酒特来与兄痛饮二醉以作竟日之谈吴瑞生谢道今承赐访已觉幸出望外又蒙携酒惠临何以克当赵郑二人道兄说那里话吾辈一言投契自当磊磊落落忘形相与一盞之微何足致意三人一面说着话一面使琴童筛酒又移了一张漆红小桌安放在湖山之前竹荫之下三人坐定饮了几盞吴瑞生道弟乃山左无名之士游学贵省蒙兄不弃结为同盟自承教以来使小弟茅塞顿开诚可谓三生有缘郑汉源道兄处圣人之乡弟等乃东越鄙人焉能及兄之万一自今以后还要求吾兄指迷兄何言之太谦赵肃斋道今吾三人投契诚非偶然然知己会聚亦不可空饮归去昔李白斗酒诗百篇至今传为佳话今既有酒岂可无诗吴兄胸罗锦绣口吐珠玑弟欲领教久矣兄如不吝肯赐金玉弟亦步韵效颦以继李白桃李园之会何如吴瑞生此时酒亦半酣诗兴勃勃及闻赵肃斋之言遂拍手大笑道逢场作戏遇景题诗是吾辈极洒落事兄言及此深合鄙意请兄速速命题郑汉源道若欲作诗 11 也不用另出题目有个现成题目在此赵肃斋故意问道题在何处郑汉源遂将圣上出的那个题目说了一遍道此便是极好的题目了何必另出吴瑞生道如此更妙弟还有一言告白今日作诗必须立个法令限定时刻今日弟既为主法令少不得自弟立起作诗时着琴童外面击鼓令价传酒书童催酒只以三杯为度酒报完诗必报完如酒完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赵郑二人道谨遵大将军之令吴瑞生遂取了三个锦笺每人一个又添了两张小几各自分坐将墨磨浓笔蘸饱法令传动但见击鼓的击鼓传酒的传酒催酒的催酒赵郑二人诗草是夜间打就的只有写的工夫吴瑞生虽是临时剪裁怎当他才思敏捷也不假思索也不用琢磨真个是意到笔随酒未报完诗已告成随后赵郑二人诗亦报完三人俱将诗合在一处但见赵肃斋诗曰

雨余天半水平溪
丝挂疏桐影罩西
风断不来秋后雁
片心独恨午前鸡
烟笼绣榻妾居陇
波送孤舟郎去齐
画阁春残栅久凭
船空水静惟鸥啼

郑汉源诗曰

雨过平桥洒碧溪
丝丝渐到小窗西
风流豪俊轻边马
片段年光付晓鸡
烟隔雁行怜信断
波摇鸳侣恨声齐
画栏倚遍难消遣
船泊湖心听鸟啼

12

吴瑞生诗曰

雨歇天空月满溪
丝牵魂梦到辽西
风情月意惟凭鲤
片雨只云只厌鸡
烟锁春山容易老
波凝秋水寐难齐

画眉人去妆台冷船上孤嫠只共啼
大家将诗看完彼此相称誉了一回又重整杯酌饮至天
晚方才散去
到了次日郑汉源起来用了早饭一直到了赵肃斋家
见了赵肃斋道瑞生才情果然不虚且不说他诗词工美只
他那管迅快之笔真令人难及赵肃斋道咱二人打了一
夜诗草写出来还拜他下风这等才人怎不使人敬服郑
汉源道你我的诗少不得呈于金公去看不如连吴瑞生这
一首也写出来一同送去着金公评评看是如何赵肃斋
道这也使得于是将三首诗誊好诗下俱系了姓名同
到了金御史宅上见了金御史将诗呈上说道昨承老师
之命不敢有违诗虽做成只是词意鄙俚不堪入目金
御史将诗笺展开细细阅了一遍阅完评道肃斋此诗大势
可观但首二句入题微嫌宽缓且风断片心对的亦
不甚工巧第五句亦觉哑些还不为全璧汉源这一首较肃斋
作俊逸风流但片段年光对风流豪俊亦失之稚弱
独后一联深得诗人风致还不如吴麟美这一首起句起得惊
逸次句便紧紧扣题不肯使之浮泛且风情月意片
雨只云又确又切又工致又现成至于烟锁春山
波凝秋水关合题意有情有景又有蜻蜓点水之妙即
至收锁亦无泛笔此等之作真不愧一代人才但不知吴麟
美此人为谁赵郑二人道老师眼力可谓衡鉴甚精这
吴麟美不是此处人氏他籍系山东游学至此年少风流倜 13
傥不群门生与他结为同社昨日与他饮酒赋诗见他不假思
索八言立就门生甚自愧服今老师一见其诗便叹为才人
真所谓头角未成先识尘埃之宰相也金御史道有士如此
岂可当面错过吾家缺一西宾久欲敦请一人教训小儿奈
杭州城中无真正名士今吴生有此奇才正堪为吾儿之师吾
欲借重二位代吾奉恳他若肯屈就于此我这里束礼自是从厚
但只是动劳二位于心不安赵郑二人道门生久叨老
师之惠愧无报补今有此命愿效犬马金御史道倘
吴生俞允还望二位早示回音老夫好投贴去拜赵郑二
人道这个自然不须老师嘱咐二人遂别了金御史到
了吴瑞生寓中将金御史之言说了一遍吴瑞生原为寻师访友
而来况金御史文是一时名家有甚不肯所以赵郑二人全
不费力一说便成二人回了金御史话金御史即打轿往拜
随后行过聘礼择定吉日上学至日金御史又设席款待还
请了赵郑二位相陪将宅后一座园子做了吴瑞生的书舍琴
童书童亦各有安置但不知吴瑞生后来的奇遇果是何如且
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九里松吴郎刮目
十锦塘荡子留心

西子湖头春过半不料寻春惹起怀春怨相逢无
语肠空断那堪临去频频盼好事从来难惬意一树
娇花几被风吹散多情何故眉颦蹙暗中恐有人偷算
蝶恋花

话说吴瑞生受了金御史西席之托宾主之间相处甚得一日吴瑞生方与金昉做完功课琴童忽报郑相公来访吴瑞生慌忙出门迎接入坐说道弟自入学以后兄台绝不来顾盼小弟独不念闷杀读书客乎郑汉源道非是小弟不来奉访但今非昔比如今兄有责任弟乃闲人怎好屡来搅乱吴瑞生道兄太滞了吾辈相处岂拘形迹况同为读书朋友一言一动皆足为益何搅乱之有以后还望吾兄不时常来为小弟开释闷怀郑汉源道难得兄不避搅乱弟亦何惜脚步说着话书童捧茶至郑汉源饮了一杯茶又说道弟今日一来是望兄二来还有一事奉邀吴瑞生道有何事见教郑汉源道明日三月初十日是清明佳节我杭州风俗最兴清明湖上游春士女车马并集是第一大观弟与赵兄已出分资着人湖上安排盒酒欲邀兄一游待着小价来请又恐兄为东主西宾之分所拘不肯出去此赵兄特委弟亲来口达乞明晨早到舍下用饭就是马匹亦是小弟预备望吾兄万勿推却吴瑞生道此乃极妙之事自弟来到贵府久欲观西湖胜概奈无人指引今吾兄既肯携带正深慰所愿弟焉敢违命但游春之费是大家公分不然空手取扰于心何安郑汉源道我辈相与何必计此区区说罢 15 又饮了一杯茶方才起身告别吴瑞生送至大门外还未归舍郑汉源又转回叫道吴兄留步弟还有一句话要说几乎忘记了明日游春有江南如白李兄也是一位朋友亦与同事因兄与他未曾会过故先告明到舍下好相叙吴瑞生道太细心了四海皆兄弟况是朋友何论生熟又烦兄谆谆于此郑汉源道分外生客不得不先说明说完这句话方才一揖而去

到了次日吴瑞生未明早起梳洗完了又放了金日方的学方领着琴童书童一直到了郑汉源家门首门上人通报了郑汉源迎人客舍见赵肃斋李如白俱已在座大家出席作了揖吴瑞生问郑汉源道此位就是如白李兄么郑汉源道正是吴瑞生又一揖道夜来与郑兄在敝斋闲叙方闻李兄大名今幸识荆容日奉拜李如白道久闻吴兄才名如雷灌耳意欲到贵斋一叩奈弟是投亲至此与金公素无相识不便登门故未造谒望吴兄宽谅吴瑞生又

待开言赵肃斋拦住道二位且不必多行套言误了正事
大家坐了再说李兄年长即坐首座次座是吴兄的弟与主人
两边打横时刻有限不必逊让郑汉源道赵兄行事爽
利真乃妙人各自坐定郑汉源分付人一面斟茶又分付
后边请烛堆琼出来侑酒不一时果见一位美人走近席前十
分标致但见
两鬓绿云铺锦簇簇珠满头丁香纽结芙蓉扣
眉湾似月钩目清疑水流樱桃一颗肥脂透体娇柔
金莲细小行动情人扶
堆琼走近席前朝上叩拜各问了大姓万福毕遂坐在席
前吴瑞生偷眼一看见他眉细而长眼光而溜娇娆之中
仍具庄雅端凝之内更饶丰致便知不是俗妓对众人夸道 16
堆琼丰神绰约秀色撩人尘埃之中有此异品令我见之
恍然如遇仙中人也堆琼道妾乃蒲柳之质烟花陋品
得侑酒席前邀光多矣何堪垂青吴瑞生见堆琼手中拿着
一柄金扇借来一看却是一把洒金素扇说道此扇何为
没有题咏众人道堆琼何不就求一挥堆琼道
怎敢动劳大笔吴瑞生道情愿献丑遂令人取过笔砚
题了一首七言律诗写完众人拿去一看那诗是
疑是仙妹被谪来喜逢笑口共衔杯
髻妆堕马云环乱莲步乘鸾月影开
着意浓浓还淡淡惹情去去复回回
自来不识嫦娥面从此因卿难卸怀
众人将诗看完大笑道妙极妙极吴兄虽与堆琼是
初会此诗已极两情绸缪之趣俺们请满酌一杯权为你二人
合盞吴瑞生道偶然作戏莫要认真堆琼道相
公未必不真妾意已自不假吴瑞生道你既不假我就
认真了遂把酒一饮而尽众人方说到热闹处见郑家家人
已捧饭而至一时间珍馐齐列大家饱餐将残肴撤去赵肃
斋道时候不早该收拾出城了郑汉源道既如此
弟也不留遂叫人门外伺候鞍马着烛堆琼坐了轿子先行
随后四人上了马领着众家人同出涌金门望西湖而来
到了西湖大家一望果然好春色也但见
游人似蚁车马如云乍寒乍暖恰逢淡淡春光
宜雨宜晴偏称融融淑气苏公堤上柳丝袅袅拖金
色西子湖边草褥茸茸衬马蹄水边楼阁侵三坛
山上亭台吞古荡雷峰塔宝叔塔天和塔塔头宝
盖射红霞南高峰北高峰飞来峰峰顶烟岚结紫
雾六桥旁系赏春船昭庆常呼游士酒香片飞红 17
拂袖微沾花港雨松荫分绿吹面不寒曲院风正是
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西湖景致大家观之不尽郑汉源道湖岸上游人太多
咱且由苏堤而南直至断桥泛舟湖心那里我有人伺候闲
人不好进去搅乱不如到那边去自在游赏众人道如此

甚妙于是直望苏堤行去但见夹堤两岸俱是杨柳桃杏
红绿相间如武陵桃源一般走了二里有余方至断桥桥下
早有人舫舟以待大家上了船直撑至湖心这湖心亭东倚城
郭南枕天竺西临孤山北通虎跑平湖镜水一览无遗
吴瑞生徘徊四顾见湖山佳丽如置身锦绣之中不觉慷当以
慨说道这青山绿水阅尽无限兴亡断塔疏钟历过许
多今古光阴几何盛事难再今吾四人萍水相逢顿成知
已诚不易得之会也岂可无诗以记今日之胜郑汉源道
请问吴兄今日之诗是怎么样作法吴瑞生道若每人
一首恐耽搁时刻不如每人一句联成一律上句既成下句
便接若上句成而下句接不来者令堆琼斟巨觥以罚之郑
汉源道此法犹未尽善诗句咱每占了却将堆琼置于何处
不如咱四人作开句下句俱是堆琼接续倘堆琼搁笔大家各
斟一杯以罚之吴瑞生道惶恐惶恐我只说堆琼有太
真之貌不料又负谢姬之才真令人爱死敬死堆琼道
妾怎敢班门轮斧赵肃斋道堆琼诗才是我们知道的
不必太谦说完即取湖景为题按长幼做去

李三月西湖锦绣开
烛山明水秀胜蓬莱
赵风传鸟语花阴转
烛船载笙歌水道回
郑三竿僧钟云里落
烛六桥渔唱镜中来
吴分明一幅西川锦
烛安得良工仔细裁

众人诗句联完吴瑞生离坐携堆琼手道美人具此仙
才即以金屋贮之亦不为过而乃墮落青楼飘泊如此亦
天心之大不平也前见卿为卿生爱今见卿又不由不为卿生怜
矣堆琼闻瑞生之言因感激于心不觉眼中含泪道薄
命贱妾幸得与君一面已自觉缘分不浅今为席间鄙句又
深恋于妾使妾铭心刻骨终身不敢有忘郑汉源对众人
道你看他二人倦恋于此真正一对好夫妻待弟回家另择
吉辰薄设芹酌以偿他二人未完之愿堆琼谢道若果
如此感佩不尽赵肃斋道此事还俟异日今日且说今
日这湖心亭非专为我五人而设岂可久恋于此如今九里松
百花园因圣上有志南巡修整的异样奇绝咱们何不到那边
一游众人道赵兄说的是于是大家又上了船离了
湖心亭复望断桥而来到了断桥各人上了马堆琼仍上了
轿子一路渡柳穿花观山玩水不一时已到九里松百花园
前四人下了马堆琼出了轿子正欲进园忽见园内一伙杂
耍扮着八仙唱着道情筛锣动鼓而来此时园外人往里挤
园内人往外挤正是人似湖头势若山崩一拥而出遂把众
人一冲冲的赵肃斋郑汉源李如白烛堆琼各不相见吴
瑞生忙在人群中四下遥望但见人山人海那里望的见又寻

到园里园外寻了个不耐烦总不见个踪影复回九里松寻找
不惟不见他四人连琴童书童也不见了吴瑞生正欲安排独
自回城忽见一群妇女笑语而来吴瑞生定睛一看见内中一
位老的还有一位中年的独最后一位女子约有十六七岁年
纪生的十分窈窕但见

脸晕朝霞眉横晚翠有红有白天然窈窕生
成不瘦不肥一段风流描就袅袅娜娜恍如杨柳舞
风前滴滴娇娇恰似海棠经雨后举体无娇妆非
同狐媚妖冶浑身堆俏致无愧国色天香

你道三位妇女为谁那位老的就是翠娟的母亲那位中年
的是翠娟的姑妈最后那位女子就是翠娟小姐金御史因清明
佳节着他出来莹前祭扫金日方先回他母女尚在九里松观看
湖景也是吴瑞生的姻缘合当有凑无意中便靛面而遇吴瑞
生见这位女子生的佳丽异常心中悦道堆琼之容娇而艳
此女之容秀而凝福相虽有贵贱之别然皆为女中之魁我吴
瑞生若得此女为妻以堆琼为妾生平志愿足矣但未知此女
是谁家宅眷我不免尾于其后打听一个端的遂跟着那三
位妇女在后慢慢而行不住的将那女子偷看那女子也不住的
回顾吴瑞生吴瑞生愈觉魂消走了箭余地来到十锦塘那
十锦塘早有三乘轿子伺候那两位夫人先上了轿遂后那女子
临上轿时又把吴瑞生看了几眼方把轿帘放下才待安排走
忽路旁转过一个汉子来向那跟随的使女道这轿中女眷是谁
家的那使女道是城中金老爷家内眷你问他怎得那
汉子竟不回言直走到一个骑马的后生面前低低的说了几句
那骑马的后生便领着一伙人扬长去了

看官你道这骑马的后生是谁也是杭州城中一个故家子弟
姓郑名一恒他的父亲也曾做到户部侍郎居官贪婪异常
挣了一个巨万之富早年无子到了晚年他的一个爱妾才生
了郑一恒这郑侍郎因老年得子不胜爱惜看着郑一恒就如
掌上珠一般娇生惯养全不敢难为他年小时也曾请先生教
他读书他在学堂那肯用心虽读了十数年书束修不知费了
多少心下还是一窍不通他父亲见这个光景也就不敢望他
上进遂与他纳了一个例监到了十七八岁心愈放了他父
亲因管他不下不胜忿怒中了一个痰症竟呜呼哀哉了自
他父亲死后没人拘束他他便无所不为凡结交的皆是无赖
之徒施为的惧是非法之事适才根问金家使女的那个汉子
就是他贴身的一个厚友叫做云里手计巧凡那犯法悖理的事
俱是此人领着他胡做这郑一恒他还有一个毛病一生不爱嫖
只爱偷但见了人家有几分姿色的女子就如蚊子见血一样
千方百计定要弄到手中今日在十锦塘见了那轿中女子生的俊
俏便犯了他那爱偷的毛病故着计巧问个明白到家好安排
下手这是后来事且不必提

单说吴瑞生见那汉子盘问那使女说是金老爷家内眷心
中暗喜道城中没有第二家金老爷这位女子莫不是金公的

女儿不想吴瑞生的姻缘就在这里又想道此女就是金公女儿他官宦人家深宅大院闺门甚严我吴瑞生就是个蜜蜂儿如何钻得进去又转想道还有一路可以行的到明日不免央烦郑汉源赵肃斋到金公面前提这段姻事倘金公怜我的容貌爱我的才情许了这段姻缘也是未可知的又踌躇道终是碍口他是我的东主我是他的西宾宾主之间这话怎好提起倘或提起金公一时不允那时却不讨个没趣又自解道特患不是天缘若是天缘也由不的金公不允从你看湖上多少妇女却无一个看入我吴瑞生眼里怎么见了金公的女儿我便爱慕起来金公的女儿也不住的使眼望我不是天缘是甚么这等看来还是央郑赵二位去说为妥又转念道还有一件不牢靠处我居山东他居浙江两下相去有数千里之遥纵金公爱就这段姻缘他怎肯忍的把身边骨肉割舍到山东去又寻思道有法了若就这段姻缘除非我赘于他家将我父母接来做了此处人家这 21 事方能有济又忽然叫苦道不好不好我看金公的女儿似有十六七岁年纪了女子到了十六七岁那有不受聘于人之理假若受了人家聘我吴瑞生千思万想究竟是一场春梦我这一腔热血一段痴情却教我发付到那里于是自家难一阵又自家解一阵喜一阵愁一阵一路上盘盘算算不觉不知已来到金御史门首三顶轿子一齐住下独金御史女儿临进门时还把吴瑞生看了几眼方同那两个妇人进去了这吴瑞生目为色夺神为情乱痴痴呆呆踉踉跄跄自己回了书房见琴童书童迎着道相公你被人挤到哪边去教我两个死也寻不着吴瑞生问道赵相公郑相公李相公烛堆琼你见他不曾琴童书童道俺也不曾见他因寻相公不着俺就先回来了说着话金家家人已送饭至吴瑞生此时心烦意乱那里吃得下去只用了一个点心其余俱着琴童书童拿去吃了便一身倒在床上一心想着烛堆琼又一心想着金公的女儿被窝里打算到半夜方才睡去正是一时吞却针和线刺入肠肚系人心不知后来吴瑞生与金御史的女儿姻缘果是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好姻缘翠娟心许 恶风波郑子私谋

雨洗桃花风飘柳絮日日飞满雕檐懊恨一春
心事尽属眉尖愁闻双飞新燕语那堪幽恨又重添
柔情乱独步妆楼轻风暗触珠帘多厌晴昼永
琼户悄香消玉减衣宽自与萧郎遇后事事俱嫌
空留女史无心览纵有金针不爱拈还惆怅更怕妒
花风雨一朝摧残

昼锦堂

话说吴瑞生游春回来一身倒在床上反反复复打算到
半夜方才睡去次早起来无情无绪勉强把金昉功课派完
用了早饭一心念着金小姐又一心系着烛堆琼此时还指望
烛堆琼在郑汉源宅上未去要去借他消遣闷怀便领着书童一
直到了郑汉源家郑汉源还睡觉未起使人通报了然后出来
相见见了吴瑞生说道夜来游春回家身子困乏故起来的
迟了不知吴兄贵临有失迎候吴瑞生道夜来湖上
取扰已自难当又携美人相陪更见吾兄厚意弟虽登门致
谢尤觉感激之心不能尽申郑汉源道兄说那里话
携妓游赏不过少畅其情幸尤未尽容日待弟另置东道再
接堆琼来那时流牵飞觞狂歌嚙饮方极我辈活泼之乐
吴瑞生道吾兄举动豪旷正所谓文人而兼侠士之风谁能
及之郑汉源道辱承过奖弟何敢当我还问兄夜来
被人挤到哪边去使弟到处寻找再寻不见那时不得偕兄同
归顿觉兴致索然吴瑞生道弟亦寻众兄不见独自回
城一路不胜岑寂二人说着话又见赵肃斋到肃斋进门 23
揖未作完便说道此时有一异事二兄知也不知吴瑞
生郑汉源问道甚么异事赵肃斋道夜来游春回家
弟送烛堆琼归院他到了家接了一个客人到了天明客人
和堆琼都不见了你说此事奇也不奇二人听了大惊道
果然有此事只恐是吾兄说谎赵肃斋道弟怎敢说谎
我方才进钱塘门见龟子慌慌张张手中拿着一把帖子乱跑
我问他道你这等慌张是为何故他喘吁吁的说道夜
来晚上小女回家留下了一位山西游客陪他睡了五更天
我起来喂牲口见门户大开听了听房中没有动静及入房
一看不见客人也不见小女到处搜寻寻到外门外门亦
开连锁环扭在地下此时方知小女被那客人拐去我不免各
处张个招贴好再往别处去缉访我听了他这话才知道烛
堆琼不见了若不是撞着龟子连弟也不知道兄若不信他
如今招贴张满你看看去方知弟不是谎言吴瑞生道
据兄所言自是实事但堆琼恁般一个美品竟跟着个客人逃
走虽可惜亦自可笑郑汉源道吴兄别要冤枉了堆琼
堆琼虽是娼妓生平极有气节他脱笼之意虽急然尝以红拂
之识人自任当迎接时好丑固所兼容而志之所属却在我
辈文墨之士况那客人在外经商那些市井俗气必不能投堆
琼所好且一夜相处情意未至爽洽岂肯为此冒险私奔之事
又安知不是那客人用计巧拐去以堆琼为奇货乎弟与堆琼相
与最久他的心事我是知道的此事日久自明断不可以淫奔
之人诬他赵肃斋道堆琼负如此才色而乃流落烟花
潦倒风尘已足令人叹惜今又被人拐去究竟不知何以结局
可见世间尤物必犯造物之忌风花无主红颜薄命方知不
是虚语吴瑞生亦叹道弟与堆琼可谓无缘夜来虽与他
席间饮酒湖上联诗尚未与他细谈衷曲正欲借二兄作古押 24

衙引韩郎入章台为把臂连杯之乐孰知好事多磨变生意
外使弟一片热肠竟成镜花水月不惟堆琼命薄即弟亦自
觉缘浅大家说到伤心俱愁然不乐独吴瑞生一腔心事
郁结于内感极生悲眼中几欲流出泪来自家觉着坐不住
便欲起身告别郑汉源那里肯放又留下吃了午饭方才散去
这且不在话下

再说金御史因休秩回籍凡事小心虽是闭门谢客但是
身居城中外事亦不能脱的干净他清波门外有一栋闲宅甚
是幽僻金御史意欲移到那边躲避嫌疑因与夫人商量择了吉
日将家眷尽行移出他这栋宅子坐西朝东宅后紧临湖面
前半截做了住宅后半截做了花园园中嘉树奇葩亭台阁舍
无不雅致此园便做了吴瑞生的书舍吴瑞生自移到此处郑
汉源赵肃斋只来望了他一遭因相隔遥远不便常来以后
他就相见的疏了虽宾主之间时或谈论然正言之外别无话
说吴瑞生愈不胜寂寞

正是光阴迅速不觉来到四月中旬一夕天气清明微
尘不动东山推出明月照得个园林如金妆玉砌一般又听得
湖面上—派歌声吴瑞生郁闷之极遂着琴童酩了一壶酒又
移了一张小几安放在太湖石下在月下坐着自劝自饮饮
了一回又起来园中闲步忽看见太湖石上窰茗中放着一枝
横笛吴瑞生善于丝竹遂取出来吹了一曲此时夜已二鼓
更深人静万籁无声笛音甚是嘹亮但闻得凄凄楚楚悲悲
切切就如鹤唳秋空一般吹罢又复斟酒自饮吴瑞生本是
个风流才子怎禁得这般凄凉景况忽念起烛堆琼前日尚与他
饮酒联诗今日不知他飘流何处即欲再见一面也是不能得
的一时悲感交集偶成八韵高声朗吟道

章台人去后飘泊在何方 25

尤忆湖中会常思马上妆
锦心吐绣口玉手送金觞
方拟同心结讵期连理伤
秦楼闲凤管楚榭冷霓裳
声断梁间月云封陌上桑
雁音阻岭海鲤素沉沧浪
空对团圆月悲歌几断肠

吟罢又饮了几杯微觉风露寒冷方归室人寝

从来无巧不成话这吴瑞生书舍东边即靠着金御史一座
望湖楼翠娟小姐见今夜这般月色不胜欣赏乘父母睡了
私自领着丫环素梅登楼以望湖色才上楼即听的笛音嘹亮
听了听笛音即在楼下低头看去却见一人坐在太湖石下
那里吹竹自饮翠娟便知是他家先生这也不放在心上及听
他朗吟诗句见他句句含心恨字字带离愁心中说道此
诗乃怀人之作莫不是我家先生系情花柳故作此诗以寄离别
之况不然何词调悲婉以至于此此时翠娟遂动了一个
怜才之心于是定睛将那先生一看到是没有这一看也罢了

及仔细看去心中忽然大惊道此人即像昨日我在九里松遇的那位书生兀的我家先生就是那人这月色之中隔着帘子终认不十分真切待我将帘子掀起好看了明白了于是将帘子微微掀起细细看了一回依稀之间越看越像越像越看及看到吴瑞生入房归寝方才下楼回绣房去了翠娟回到房中心中自念道若我家先生果是那位书生也是世间奇遇我看那书生风流倜傥超然不群自是异日青云之客为女子者若是嫁着恁般丈夫也不枉为人一世但不知我金翠娟与他有缘分没有缘分遂在灯下将吴瑞生月下笛音诗句和成八韵诗曰 26

楼下人幽坐寂然酒一卮
徘徊如有望感慨岂无思
诗句随风咏笛音带月吹
句长情未尽声短致难挹
句句含愁恨声声怨别离
疑闻孤鹤唳误认夜猿啼
宋玉江头赋相如月下词
不知浩叹者肠断却因谁
和完将诗笺藏好方才入帐睡了

偶一日金御史父子俱有事公出翠娟心念那题诗人不置又不敢认定此人即是湖上遇的那生有意要白日间认取个明白只是不得其便今日因他父弟俱出便乘着这个空儿避着母亲自己上到后楼隔着帘子往外偷望望了一回绝不见那先生出来走动因把他自家和的那八韵诗从袖中取出来在帘下默读也是吴瑞生姻缘有凑正看着诗忽从楼上起了一个旋风一时收藏不及竟把那诗笺撮在半空中旋转旋转一时不当不正恰恰落在吴瑞生书舍门里吴瑞生转首一看见是一幅锦笺落地便拾起来一看看了看见上边还写着一首诗将诗细细读去不觉大惊道此诗句句是从我那诗中和出来的我昨日弄笛吟诗时却无旁人窥见此诗咏自何人来自何处这不作怪遂出门一望又不见个人影吴瑞生愈以为奇说道莫不是这个园中有鬼了奇事奇事待金公来求他认字迹便知此诗是谁做的金翠娟在楼上听见他说要拿与金公看恐怕认出自己笔迹不便便老大着忙急切间也避不得嫌疑也顾不得羞耻遂在帘内低低叫道诗是奴家做的被风吹落于地望先生速速还我吴瑞生听了抬头四望虽闻的人声却不见人迹越发惊异道怪 27
哉怪哉分明听的有人言语如何不见个人影儿这不是有鬼是什么翠娟又在帘内低低叫道诗是奴家的被风吹落于地望先生速速还我吴瑞生听了才知道是楼上人索讨但听的他娇娇滴滴声音也知道是个女子尚不敢认定是小姐要骗出一看以见分明说道诗既有主自然是还你但不知楼上是何人必须要认个明白方可还纳翠娟没奈何只得把帘子掀起打了一个照面旋抽身在内吴瑞